

夏商
著

标本师

标

本师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[长篇小说]

标本师

夏商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标本师 / 夏商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6

ISBN 978-7-5399-8960-0

I. ①标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5894 号

书 名 标本师

著 者 夏 商

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

特约编辑 李正湫

文字校对 郭慧红

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75

字 数 146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960-0

定 价 3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放好行李箱，靠在栏杆上抽烟，一旁的婕婕抱着玩具熊，脸在熊鼻子上磨蹭，把鼻尖拱成猪八戒状，咯咯咯笑。上小学二年级了，还喜欢各种长毛绒玩具，熊猫、斑点狗、企鹅、黑猩猩，丢在床铺或写字桌上，睡觉时搂着，做课时摸一摸。按心理学说法，孩子依赖玩具，表面看是童心，深层原因是缺乏安全感。她靠一点过来，细密浓黑的发丝，和她妈妈一样。

那人在舷梯口出现时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有点憔悴，眼圈发黑，明显缺觉。套一件皱巴巴的灰色格子T恤，斜挎一只帆布包：草绿色脏成了枯草色，红布缝成的镰刀斧头早已残破，包角处磨损出碎絮，刚从垃圾堆捡来似的。

金堡岛属于本市飞地，一座县建制的死火山岛，距母城约270海里，一早从联草集码头上船，次日午时抵达目的地。今天这班船是“友谊号”，

一等舱双人大床，设施齐全带电视。三、四等舱少则四人，多则十几人同宿，统舱更是又脏又闹的难民营。考虑下来，二等舱最适合，有卫生间和衣柜，两张单人床。

抽完烟，屈指手指将烟头弹进洗笔江，却见从舷梯口消失的那人推着轮椅再次出现，轮椅上是个年轻女人，垂肩乌发遮住了大半边脸。一股奇异的淡香弥漫在空气里，好闻得禁不住要深呼吸。

“友谊号”共四间二等舱，分为 B1、B2、B3、B4 室，我住 B3 室。房间不大，七八个平方，本以为两张单人床是并排，却是上下铺。刚才进屋放行李，就抱怨客轮公司抠门，二等舱票价那么贵，却如此逼仄，还有股难闻的尿臊味。

坐下不久，听到敲门声。

“谁呀？”婕婕问道。

环形锁旋动，扩大的门隙中露出一张脸，正是那年轻人。

“我是隔壁 B2 室的，请问你们有肥皂么？”

“卫生间不是有肥皂么？”我说。

“只有一小块香皂，我不用香皂，只用碱皂。”

“抱歉，没碱皂。”

“噢，那对不起。”那人捎上了门。

“婕婕去把门关一下，好像没锁上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以后不能再乱扔烟头了。”婕婕去关门，却被外力推开，那张脸再次出现。

“你干嘛，差点撞破了我的头。”婕婕嚷道。

“对不起，请问看到我的包了么？”此刻，客轮响起了汽笛声。

“是那只很旧的帆布包么？”我说。

“是啊是啊，你捡到了？”他急促道。

“刚才在甲板上见你背着，那么破的包没人会偷的，回房间再找找。”

“找过了，记得放在衣橱里，眨眼就不见了。”那人的脸在门隙中渐渐缩小。

客轮以 20 海里的时速一路向南，此行是送婕婕去金堡父母家。我平时上班，没时间照顾她。去年她开始念书，寒暑假就送到爷爷奶奶那儿，住到开学前夕。

“友谊号”由江入海，风平浪静，开得很平稳。一早起来有点乏困，婕婕爬到上铺，搂着玩具熊睡起了回笼觉。我在下铺，将被子和枕头垒起来，靠着发呆。人一无聊就容易犯烟瘾，去甲板上抽烟，正巧那人也在，问他是否找到了帆布包。他摇摇头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各自回房间。经过 B2 室，看见轮椅上的女人，似乎睡着了，睫毛盖住了眼睑，她的美貌甚至让我愣了一下。

靠着被枕，昏昏沉沉中睡去，直到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摇醒。

客轮在浪尖上颠簸，胃来到嘴里，必须双唇闭紧，不让它掉出体外，硬吞回去的滋味真不好受。我敢打赌，比死好不到哪儿去，可毕竟是临时的痛苦，想到岸上的好日子，忍受就显得很有必要，这就像人生。

客轮如同浪涛里的木盆，胃终于从嘴巴里掉出来，变成一摊秽物。耳膜里除了此起彼伏的呻吟，就是各种物品磕碰的撞击声。睡在上铺的婕婕哼了几声，没呕吐也没哭叫，孩子的脑垂体没完全发育好，对外界的反应跟成人是不同的，看到的世界也是迥异的，民间有孩子通灵的说法，据说可以看到奇异的景象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风浪宽恕了这条船。我去叫乘务员收拾房间，乘务员拿了笤帚过来，将畚箕里的煤灰倒在呕吐物上，抱怨道：“今天见鬼了，这么大的风浪。”

“海上有风浪不是很正常么。”我有气无力道。

“这里是近海，这么大的风浪一年遇不到几次，可能是龙路过了。”

“叔叔，真的有龙么，你见到过？”婕婕的两条腿从上铺挂下来。

“见过啊，几海里长，见首不见尾，威风极了。”乘务员说。

“为什么我爸爸晕船那么厉害，你看上去一点事都没有？”婕婕的好奇心总是无处不在。

“陆地上的人会晕船，船上待惯的人也会晕陆。”乘务员将糅合了秽物的煤灰扫进畚箕，出去了。

经过一夜航行，次日中午，客轮抵达金堡岛码头，我在卫生间梳理睡瘪的头发，忽听婕婕叫我：“爸爸，你看。”

走过去，见她站在衣柜前，指着一只破旧的帆布包。

“有可能是走错房间了，二等舱都长得差不多。”我说。

提着帆布包去敲 B2 室的门，没人应答，又敲两下，那个打扫呕吐物的乘务员刚好经过，说：“这间的客人已经走了。”

父女俩趴着栏杆张望，岸上的乘客正陆续散去，百米之外，看见了那个推轮椅的背影。

“喂，叔叔，你的包。”婕婕大声呼叫。

那人没回头，喧闹的码头是天然集市，卖日杂的、卖海鲜的、卖瓜果的小贩竞相吆喝，婕婕的呼喊被掩盖了。

返回 B3 室，取了行李箱，快步下船。等到了岸上，环顾四周，不见那人踪迹，不知拐进哪条巷子去了。

“怎么办？”婕婕看着我。

“先看下有什么东西吧。”

把包打开，一本很厚的蓝皮本，一支圆珠笔，再摸，没东西了。

拿起蓝皮本，粗翻一下，是一本日记。

“幸好不是贵重物品，等爸爸回城，去报社登一条失物招领启事。”

我把日记和圆珠笔塞进帆布包，放进了行李箱。

父母家在县城东隅，退休前他们都是中学老师，父亲教美术，母亲教语文，还担任过县二中副校长。双教师家庭，又是独子，学业被盯得很紧。按成绩，考上城里的名牌大学不成问题，但自幼跟着父亲学绘画，我还是报考了美院，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市油雕院，住了几年职工宿舍，办了一次个展，拿了几个小奖，分了一套小两室，结束和女友的爱情长跑，娶妻生女。公务、创作、家事缠身，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探亲。

家里保留了我那间小卧室，牙齿快掉完的奶奶，也就是婕婕的太奶奶，用漏风的声音对我说：“就是十年回一次家，也得给你留着，这是你的根。”

婕婕见了爷爷奶奶，瞬间就不怎么理我了。俗话说“隔代亲”，祖辈对孙辈总是没原则的纵容，等寒暑假结束，我就得给她立规矩，剥掉被惯出来的骄娇二气。她喜欢爷爷奶奶，和太奶奶却不太亲近，私下对我说：“太奶奶太旧了，身上的味道我不喜欢。”

在父母家住了一宿，赶第二天早上的客轮回城，这一班是“胜利号”，还是订了二等舱。上船时我特意四处留意，希望能遇到那个推轮椅的年轻人，好将帆布包完璧归赵，但他没有出现。

客轮启程，躺在下铺，依然将被子和枕头垒起来，靠着发呆。为打发无聊，下床取出那本蓝皮日记，第一行字是：

1994年3月20日 星期天

然后我看见一个青年男子骑着自行车，行驶在去往郊区的公路上——

惊蛰一过，渐渐暖和起来。今天温度适中，清风徐徐，适于郊外垂钓。前几天去渔具店买了新鱼竿，原来那根用了多年，因金属疲劳折断了。

快有半年没去阴阳浦了，起个大早，将鱼竿和抽拉式鱼兜塞进长帆布袋里，这是让楼下车缝铺定制的，有可伸缩的背带（骑车时斜挎在后背），书包架一侧用来挂网格小筐，放入小桶、折叠凳、小铲、军用水壶，以及垫饥的馒头。

天蒙蒙亮出门，八点不到骑到了阳桥。阴阳浦有很多胡乱分岔的河泾，汇总到东欧阳村之侧的洗笔江。有阳桥就有阴桥，两者相距不过三百米，站在此桥能看见彼桥，造型是水乡常见的拱形，区别在于阳桥是石桥，阴桥是木桥。当地人习惯进村走阳桥，出村走阴桥。看见村民从阳桥方向过来，就招呼道，回来啦？往阴桥方向去，就招呼道，出门办事呀？

平时去的垂钓点处于两桥之间，无名河边的土路只有半人宽，坑坑洼洼的，常被灌溉庄稼用的水小沟断开，没法骑车只好推行。来到一

处河坡，将自行车拴在野樟或斜柳上。乡村的诗意无处不在，屋顶的炊烟们飘上鹅蛋色的澄明天空，对岸春色烂漫，鹿角状的桠杈，旺盛的野花铺满绿堤，拍婚纱照的情侣摆出各种姿势，采风的摄影师到处出没。

我很少用花鸟市场买的鱼饵，喜欢就地挖蚯蚓做饵，雨后的河岸随处可见蚯蚓屎，蚯蚓吃土，屎和土一个颜色：一小坨盘成塔尖状，堆在蚯蚓洞附近。用小铲轻轻一挖，就是一条。斩成两段，穿在鱼钩上，新鲜的蚯蚓在水里扭动，截断处漫出血腥气，蛊惑贪嘴的鱼。

坐在折叠凳上，拿着鱼竿，往周遭望斜眼。狗尾巴草长得痴狂，夹杂其间的叫不出名字的蕨类也不甘示弱。一只大白鹅领着几只灰鸭，悠闲地浮在水面上。河水虽不能说一览无遗，仍算得上清澈。颜色我形容不来，像是嫩绿，也像是淡青。河里鱼多，每次来都能丰收而归。记得年前曾钓到一条五十三斤重的鳊鱼，是个人垂钓史上的重大收获。没舍得吃，制成标本，至今还在座架上以凝固的姿态游弋呢。

制作鱼类标本比哺乳动物难，鱼皮薄，易掉鳞，完全是慢工出细活。不是每个标本师都能做出完美的鱼标本，我是名师亲授，虽比不上师傅，不过在这一行，也算高手。标本制作是冷僻行业，没有新秀选拔之类的竞技比赛，要不然我肯定能入三甲。师傅曾告诫我，虽然我天资不错，可手艺活都是靠祖师爷传承吃饭，除了少数特别开窍的后人能有所创新，绝大部分唯手熟耳，没什么值得骄傲的。

师傅姓苟，却让我叫他“敬师傅”。他说苟姓有多个出处，念“句”音，也念“勾”音，恶作剧者会故意念成“狗”音。他家这一支出自敬姓，五代十国时，为避晋高祖石敬瑭讳，将敬姓一拆为二，一支姓苟，一支姓文。所以说，苟姓、文姓、敬姓很可能是一个祖宗。

既然他要求，我就叫他敬师傅。

敬师傅是标本世家出身，祖父是晚清山野猎人，姑且叫敬老祖吧。敬老祖是个聪明的猎人，狩猎之余，爱琢磨动物标本。当然，他那时并不知道标本这个说法，起个名称叫“假壳”。假壳这词造得很聪明，我认为比“标本”一词更能准确概括其本质。敬老祖开始只做些兔子、黄鼠狼、狸猫这样的小动物，有一年家里盖房，做了只成年母豹放在新屋前，类似于大户人家的镇宅石狮，说是用来辟邪。

敬老祖的“假壳”在村镇间渐有薄名，一个叫古斯塔夫的黄发蓝睛洋人慕名找来。这位瑞典动物学家通过随身翻译告诉敬老祖，来到中国是为了采集标本，需要像他这样有标本制作经验的猎人当助手。敬老祖这才知道“假壳”的学名叫标本。古斯塔夫给出的报酬让敬老祖怦然心动，说真的，猎户靠捕杀鸟兽去集市换些银两补贴家用，一个寒暑下来所剩无几，所以当古斯塔夫用手指比画出每月四块银圆时，敬老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。头转向翻译，翻译颌首表示确认。对老百姓而言，一年四十八块银元无疑是巨款，敬老祖当然没理由拒绝。

翻译告诉敬老祖，古斯塔夫先生是瑞典国王的堂弟，相当于中国的王爷。敬老祖诧异得直咧嘴，为什么不待在官里享福，跑到穷乡僻壤收集臭牲口？翻译说，古斯塔夫先生对政治没兴趣，从小跟着大人在皇家猎场狩猎，对动物日益着迷。敬老祖还是不理解，搞动物标本有什么意思嘛。翻译说，古斯塔夫先生大学念的专业是动物分类，这是动物学的基础，没有标本就无法研究和教学。敬老祖还是懵懂，也不多问，对他而言，真金白银更重要。

古斯塔夫给敬老祖带来了优渥的收入，也带来了先进的标本制作技术。学习和探索是双向的，敬老祖之前做的“假壳”虽工艺粗糙，制作原理却和欧洲差不多，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些土办法，帮助古斯塔夫解决了一些难题，古斯塔夫常夸敬老祖心灵手巧。

为保证野生动物皮张的完整，古斯塔夫希望少用弓箭和猎枪——敬老祖本有两支土铳，射中目标后创口较大，古斯塔夫想办法给他弄来了一支英制小口径猎枪——而更多使用陷阱、网具和笼具。三年多时间，古斯塔夫带着敬老祖走遍深山野川，将数百件珍贵标本陆续运往瑞典某大学标本馆。据说直到今天，出自古斯塔夫和敬老祖之手的标本还是该馆珍藏，其中有些动物已在地球上绝迹了。

古斯塔夫返回瑞典前，将敬老祖介绍给中国同行严宽教授，严宽安排敬老祖在生物系担任动物制作技师。严宽教授和古斯塔夫研究方向

不同，专攻禽类。敬老祖有四子二女，长子与三子随父亲学艺，跟着严宽教授跑遍千山万水，猎鸟无数，帮助他完成了重要的《中华禽鸟分类图集》，收录了一千多种有标本实物的鸟类。

长子和三子后来也成为标本名家。到了第三代，也就是敬师傅这一辈，敬家已有十几位标本技师分布在各地高校、动物园和自然博物馆。敬师傅终生未娶，虽有几个助手，正式拜师的入室弟子却只有我一个，之所以对我尤为器重，是因为他和我的教授父亲（他正式职称是高级研究员，喜欢人家叫他欧阳教授）是多年合作搭档，把我当世侄看。敬师傅在自然博物馆干了半辈子，直到患病后神秘失踪。

所以，命运有时就是一场歪打正着，如果敬老祖和其他猎人一样，光知道狩猎喝酒睡大觉，不去做什么“假壳”，就不会招来古斯塔夫，也不可能把儿孙带出深山，来到城市，成为体面的手艺人，从而彻底改变了家族的命运。

我抛出了鱼线，估摸有二十分钟，钓到了今天的第一条鱼，一尾四两左右的鲤鱼。我将它扔进草丛，它气极了，乱蹦一气，让我想起跳龙门的寓言。如果鱼不是哑巴的话，我相信它就要出口伤人了。没过多久，它屈服于草茎与落叶之间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将它扔进蓄着河水的水桶，一甩尾巴，活了过来。

河面有不断滋生的涟漪，来自水流自身的波动，一圈又一圈。

河岸那边距我约十步之遥，一女子推着轮椅往土路走去。轮椅上坐着个男的，手握收拢的鱼竿，正视前方，对周遭置若罔闻。那女子侧脸朝我瞥一眼，我一激灵，心里叫道，这不是苏紫么？刹那间，巨大的水声从耳中升起，水雾四溅将我吞没。每当这种幻听响起，就会伴随一种生不如死的幻灭感。耳蜗里的水声并非与生俱来，它源自那个阴霾的黄昏，源自日落时支离破碎的尖叫。一种充满疼痛的恐惧，转化为灵魂的一部分——平时它就像一个密封的囊肿，与血液一起游动，当抵达耳朵深处，便突然炸开，魂飞魄散。

无论身高还是轮廓，猛一看她和苏紫确实很像，细看还是有所不同，却属一个类型。美的本质究竟是形状还是物质，这是我常思考的问题，譬如奔腾的骏马身姿优雅，此刻的美是一种形状，死后制成标本，动作被凝固在永恒的瞬间，仍然是美，却是一种物质化的美。当然，这种区分是以唯美论为基础的，并非标准答案。

她扎着马尾，烟灰色过膝长裙，套一件灯芯绒收腰夹克。我感觉她不属于这里，虽然城乡差异日益缩小，但市区姑娘和村姑毕竟不一样，这种差异有时细微到蛛丝马迹。眼前的她，就是一个城市的女儿。诚然，走在市中心大街上，这种气质的姑娘并不鲜见，她们有很高的回头率，马上又会被忘得一干二净。可在寂寥的乡间，被芦苇、野草和杂树烘托着，她的美被放大了很多倍。

她拐个弯，往东欧阳村方向走去。修长的背影如此熟悉，连走路的步姿都那么神似，水声在耳朵里越来越大，强烈的恍惚感令我脑袋炸裂开来。

3月27日 星期天

再次来到那条无名河，今天来此处，有比钓鱼更重要的目的：守候那姑娘。能否见到她，我并无把握。过去一个星期，脑海常浮现她的身影，导致分神，将参茸药店委托加工的一只梅花鹿差点弄砸了。她就像遗落在乡间的另一个苏紫，来历不明，一如世事中的所有过客，每个人都像幻影，看上去那么真实，又那么缥缈。

阴阳浦虽说是郊区的一个村镇，其实就在市区接壤处。从住处出发，沿着国道旁的乡间公路，骑车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。我喜欢上垂钓，是因为敬师傅。随着动物保护政策出台，合法的野生动物皮张来源越来越少，敬师傅除了仿制他的古代防腐剂，业余喜欢上了钓鱼，原先守在市区小河边，收成不好，几乎见不到大鱼。某个周末，我带他来到阴阳浦，这里河汊纵横，鱼又多又肥。

后来就常陪他来，师徒俩度过安静的一天，向晚时分，慢慢骑回市区。

之所以喜欢上标本，是因为小学四年级的那个下午。那天放学早，去父亲办公室，他不在，同事说去标本工场了。那里一般不对外人开放，但父亲在馆里很受尊敬，我又是小孩，同事就网开一面，将位置指给我看。我顺着指引走到后院，很远就闻到腐尸和消毒剂混合的异味，未经处理的鸟兽尸体散落在水门汀上，更多标本成品被摆放在架子上，我被这些漂亮的标本吸引住了。

敬师傅正和父亲说话，见我进来，冒出一句：“这孩子长得越来越机灵了，给我当干儿子吧。”父亲冲着我笑，说：“快来磕头拜干爹。”我不知他们是真是假，站在那儿发呆。敬师傅板着脸问我：“不愿意啊？”

我朝那些标本扫一眼：“教我做标本，就管你叫干爹。”

敬师傅道：“要学标本？我没问题，怕你爸不乐意。”

父亲笑道：“随他，他要喜欢，你收他为徒我没意见。”

多年后我才明白，父亲当时说的并不是真心话，他以为小孩一时心血来潮，乐得顺水推舟，不驳敬师傅面子。当我考上科技大学生物系，毕业后将标本师作为职业时，他显得很不高兴，却为时已晚。

我向敬师傅正式拜过师，不过没叫过他干爹，他倒是把我当干儿子看。必须承认，起初我只是对标本制作好奇，慢慢真喜欢上了这门技艺。让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“复活”，感觉自己有点像造物主。唯一的瑕疵是，动物尸体的味道实在难闻，手上的异味很难祛除，碱皂伤皮肤，却比香